

近代游记文选译

● 林 珊 ●



巴蜀書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游记文选译

林 珊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冯 杰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游记文选译

林 珊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6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特制品)

序 言

戴 逸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古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自然界本来具有无限风光，足供人们欣赏、流连。美好的山水，千姿百态，或者雄奇瑰伟，或者清新幽静，身历其境，能使人胸襟开阔，精神振奋，使人们尘虑一清，引起不尽的遐想。一些美好的景点吸引着众多的游人，于是陆续有人在风景优美的处所开辟出道路、架起桥梁，并且进一步修建起一些楼台亭榭，以便游人游览、攀登、休息以至住宿。佛教、道教兴起之后，僧道门又大多选择形胜地点修造起大大小小的庙宇，使山林也随之增添了神秘色彩。美好的山水，加上人工的点缀，又赋予山林不少的生活气息，吸引着更多的游人。

记游的文字，从汉魏开始，到南北朝时期已有很大发展。这期间所记内容已经相当广泛，包括游览山水园林、都邑宫殿以及旅途感怀等等。所用文体沿《诗经》、《楚辞》的传统，大都使用诗赋，目的在于抒写情怀，间或隐寓讽谏。用散文记游，始于南北朝

末年,盛于唐宋,是随着学术界古文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就是散文运动,是为了抵制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兴起的。骈体文到了南北朝晚期,大多追求字面工整华丽,内容却日益空泛,风格卑弱,不利于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散文不受声韵、对偶句的束缚,用来写记游文章,比起诗赋来方便多了。唐宋时期,出现了不少散文记游的名篇,例如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等等,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用散文记游的文章,在记叙文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称为游记。

游记的内容,一直以记叙游览名山胜境为主流。在社会生活日益纷烦匆迫的情况下,特别是久居闹市的人们,大都希望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能够摆脱俗务的牵缠,去享受那好山好水的自然情趣。南朝谢灵运酷爱游山,为便于上下山,他特制了专用的木屐。宋朝赵季仁平生有一个愿望就是看遍世间的好山水,这种风气到近代一直不衰。

早年的散文游记,大都重在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想,并有所论列,有的甚至议论部分占了大量篇幅,前面提到的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就都有这种特色。散文最便于发表议论,而古文运动就其内容说,主要也在于议论,游记带有这种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元、明直至清代,一般游记多趋向于描绘景物和个人的感受,不过元代仍有大发议论的,如萨都刺的《龙门记》,全文七百多字,其中议论部分就占了四百多字,而写景部分也全是为议论提供依据的。

近代的游记,大都重视写景写情,兼有所论,也只是抒发一些感慨而已。在文字的使用方面也更加讲究,立意、谋篇、炼字

炼句，以至在声调上都很下功夫。这是因为自明末直到清末，不断有人大力提倡古文，使近代的散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所以近代的游记中间有不少佳作，篇幅长一些的写得很细致，有的却是简短而淡雅。以胡薇元的《峨眉山行记》为例。记峨眉山，前人已有不少篇，胡氏除去一般地叙述峨眉山的奇险之外，特别着重写峨眉的瀑布，有的分流下泄，有的轻如烟雾，姿态万千，令人神往。又描写溪水中倒影，用倒影衬托出峨眉山石的奇异形象，很有特色。“溪中景态百出，有直立对面者，余曰‘树也’，僧曰‘塔也’。有踞石耸跳者，余曰‘虎也’，僧曰‘崖也’。有蜿蜒双蟠，弄珠争先者，余曰‘龙也’，僧曰‘峡也’。至于溪云初起，晓晕成碧，参差杳霭，欲隐欲见者，余不辨，僧亦不辨也。”

李云麟的《游林虑记》，对夜赏珠泉佳境的情景和感受都描述得细致入微，令人心旷神怡。“夕餐毕复往。则见皓魄当空，印入池中，冰轮对照，左右白云点缀，俨若霓裳。时则夕照沉采，金飙徐来，翠阴满空，影铺地上，差参陆离。亭下万斛珠玑纷纷涌出，得月华罨映，更疑蚌腹剖来，不禁目眩而神移焉。”

冯志沂的《游翠微山记》是一篇不长文章。他所说的翠微山就是今天的西山，并不多事渲染，平平地写来，却令人回味无穷。他写临去时，车夫向行人问路，前后两种不同态度，得到两种不同结果，文章中对此并不加评论，读者自然明白，又忍不住发笑。

近代游记在内容上也有着几个显著的特点。近代中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民生凋敝，吏治腐败，在游记中不能不有所反映。戴钧衡在《金陵西归日记》中，写在全椒县看到县官催征赋税、辞意严迫的告示；看见某县的一个小吏率领着上百名全

副武装的兵士，威风凛凛地巡辑私盐，“甫就道，野人已多叱牛声，困叹合肥之民勤苦。又路闻居民颂长官栗太守、沈明府之贤，心焉慕之，恨车轨匆匆，未暇察其政备述之，以告当世居官者。”他在合肥和朋友一起拜谒宋包公祠，有这样一段话，“以公忠孝之忧弗可及矣，即其公直廉明，后世居官者但能分其一节，皆足以安民而为良吏。求之今，天下其几人也！”这话是他同行的朋友所说，两人因此都“歔歔久之”。

时间到近代，各处景点多有前人游览的行踪，所以近代的游记又多有怀古成份。李元度写《重游岳麓记》，当他在岳麓山道乡亭休息时，想到这个亭子是南宋朱熹为纪念邹浩而修建的。邹浩因得罪了当时的权相章惇，被流放，路过湘潭，又被州太守温益驱逐。那些奸党的姓名大概已无人知晓，但是邹公这个忠直之官“名且与天地无终极，彼倚冰山如益辈，独何为哉！”他这里所说的“倚冰山”一段话，显然是对自己的时代有所感慨了。

近代距今时间不远，有些景观的记载很可以供给今天参考。刘心源的《游太行山记》，是他于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的最后一天，去游颐和园和香山的真实记录，当时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前一年，对颐和园正在加紧修缮，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这座皇家禁苑的建筑规模，而香山一带就显得相当荒凉了。

近代游记中间，也有人注意刻划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形像，这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郭钟岳的《北雁荡纪游》，对山中劳动人民的质朴表示赞赏，很羡慕他们那种纯朴、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李云麟的《天柱刊崖记》，则着意刻划了一个坦率又耿直的劳动者。这位劳动者是李云麟攀登天柱山绝顶时请的一位向导，名叫贺良谋。初次见面，“贺卒然问曰：‘官人欲登蜡烛尖乎？其事

‘无胆者不能行也！’余闻其言甚怒，应曰：‘汝何轻量天下人？我曾登五岳极顶，虽西岳奇险，未能阻我，顾是区区者，能余限乎？’贺曰：‘不然。西岳虽限，闻有锁可攀。既有锁引，再远何妨。此峰毫无牵引，虽近实难，官人遽自信耶？’”“余告以独登巨峰及北岳状。贺曰：‘此峰奇险，即小人，初登时亦须师传。官人能降心相从乎？’余曰：‘诺。’贺始允代谋。”这段对话，是贺某性格的充分体现，对当官者也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这位向导的登山技术，其人虽“短小伛偻，鸡胸而龟背”，然而登起山来，“手援竿绳腾身直上，倏如飞鸟。望其两足，两足著壁处如蜻蜓点水，似落不落，瞬息已达石顶。……真绝技也。”对于这样的绝技，作者不止赞叹一番，又作出进一步分析。贺某这种绝技，“其实半由天赋，半由学力，无足异也。详其教余手眼身步诸法，皆学力也。就其身法云，必屈身如扫地状，细思我之屈身出于强制，彼之伛偻出于天生，一也；又其状尪羸，惟尪羸故身轻，身轻故矫健，二也。至其举动神速，亦熟能生巧耳，非有他异。”这种分析，反映了作者的求实精神。

这些我们认为比较可观的文章，共选了二十几篇。文章的作者们心境不同，兴趣不同，审美的角度不同，但他们都能把所见景物的美妙和个人的感受融合起来，给人以美的享受，是很值得一读的，希望读者通过它们能够对近代游记大体有个印象。

本书选编过程中，遇原文有明显误刻误排的，在错字后用〔〕改正，疑误字后用〔？〕，衍字上加〔〕，增补脱漏字上加＜＞，残缺或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前人记载姓名时，常名、字连称，一般是名在前，字在后。有时也有字在前，名在后的，以示恭敬。为行文清楚，我们把列在后方的，无论是字还是名，都

用括号括起来。

限于水平，译注或有不当，请不吝赐教，容当改正。

目 录

前 言	(1)
戴钧衡	
金陵西归日记	(1)
冯志沂	
游翠微山记	(8)
李云麟	
游劳山记	(13)
游中岳记	(34)
游林虑记	(43)
游北岳记	(55)
天柱刊崖记	(64)
方宗诚	
登小孤山记	(84)
李元度	
游连云山记	(89)

重游岳麓记·····	(95)
游金焦北固山记·····	(100)
郭钟岳	
北雁荡纪游·····	(109)
蔡锡龄	
玉峰游记·····	(126)
佚名	
游宁古塔记·····	(141)
杨葆光	
天台游记·····	(148)
胡薇元	
峨眉山行记·····	(163)
刘心源	
游太行山记·····	(195)
林 纾	
游方广岩记·····	(217)
游西溪记·····	(221)
震 钧	
韬光庵观雨记·····	(224)
游九溪十八涧记·····	(228)
游西洞庭记·····	(230)
陈 衍	
登泰山记·····	(236)

戴钧衡

金陵西归日记^①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桐城是古文家方苞、姚鼐的故乡，他们的文章被称为桐城派。戴钧衡有志宏扬乡贤的业迹，一生致力于古文的研究。所著有《蓉洲集》、《味经山馆诗文钞》、《书传补商》等。

本篇选自《味经山馆文钞》，是作者由南京返回家乡桐城时写的日记，记沿途见闻，并发些议论。具体写作年份不明，从所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清政权已经陷于相当衰朽的境地，时间大约在道光晚期。日记写出劳动人民的艰辛苦难，慨叹公直廉明的官员少之又少，而微末小吏却威势逼人。文笔朴实简洁，很有感染力。

^① 金陵：南京的古称。

八月二十二日，偕钟甫出水西门^①，由下关渡江^②。路值土人祀都天神，香烟属天，金鼓震地。见数十人以银钩钩其肘肉，下系盘香，或三或五，中以一竹撑两手令开，徐徐行步。询之土人，则曰：“烧肉香，报亲恩者。”呜呼！先王之教不修，人子鲜有能孝其亲；一两天性厚者，又不知所以孝之道，而徒为是过中失正之行，可叹也！是晚渡江宿浦口^③。

浦口有泉，宜染绿，土人业是者，夜半携布濯泉中，晨曝山上，以投染瓮^④，则色鲜朗可爱，以故江左言布者推浦口绿^⑤。泉性温，四时嘘气如烟雾。乾隆时康方伯某浚其下流^⑥，溉田数千顷。泉自染池流出，甚肥而利于稻。窃叹天下地利无穷，不得其人则利不出。民生日繁，地不加广，是在守土者加意于斯而已。是日行八十里，抵界首宿。

界首距全椒二十五里^⑦。全椒之俗，妇人力农田，

① 钟甫：文钞自序称“同门厚子钟甫”，则是作者同学，姓厚。水西门：南京城门名。

② 下关：地名，今属南京市。

③ 浦口：地名，旧称浦子口，与下关隔江相望。

④ 染瓮：染缸。

⑤ 江左：古人常用左、右代表地域的东、西。江左，指长江东、北一带，也称为江东。

⑥ 康方伯：康基田（1728—1813），字仲耕，号茂园，山西兴县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五十二年（1787）任江苏按察使，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1788—1790）任江宁布政使。方伯：布政使的别称。

⑦ 全椒：县名，在安徽省。